



成

本1984

魏
微◎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成人

长1984

魏微◎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长 1984/魏微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2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6551 - 9

I. 成… II. 魏…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3935 号

策 划	金炳亮 钟永宁
责任编辑	余正平 李翊昕 何丽娟
整体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印 刷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6551 - 9
定 价	28.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0604 83781020】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林 雄

副主任：顾作义 廖红球

委 员：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主 编：廖红球

副主编：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编 辑：范英妍 李艾云 展 锋 严瑞昌 易小淬

钟永宁 谢海宁 余正平 黄丹宁 陈 宁

春华秋实 岁月如歌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序

林 雄

新中国迎来 60 华诞！

60 年，波澜壮阔，江山如此多娇。在党的领导下，华夏儿女谱写了最壮丽的甲子华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广阔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地处南疆的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验田，这片热土翻天覆地的辉煌成就，恰是我们的国家沧桑巨变的一个精彩缩影。在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形势下，南粤人民正以科学发展的新业绩向共和国生日献礼。

60 年，百花齐放，风景这边独好。经由两千年深厚底蕴的岭南文化滋养，岭南文学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紧贴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以大量优秀的作品生动展示新中国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热情讴歌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的丰功伟绩，充分反映南粤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可喜变化，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勾勒出生动的发展图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岭南文学的繁荣壮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煌煌宝库。

在隆重、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中，广东省作家协会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一套 31 部作品，给人民共和国奉献上一束小花，以表达广大文学工作者拳拳爱国之心。

这是岭南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丛书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较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作品，当中有《三家巷》、《花城》、《香飘四季》、《月夜》、《风雨太平洋》（第一部）、《山乡风云录》、《风雨年华》、《虾球传》等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有《大风起兮》、《天堂众生录》、《围龙》、《商界》、《苍天厚土》、《大江沉重》、《终结于 2005》、《中国式燃烧》、《秋露危城》（《白门柳》第二部）、《依然是你》等备受好评的精品佳作，有《南中国碣石玄武山》、《瞬间与永恒》、《落草集》、《高原苦旅》、《成长 1984》、《血脉的回想》等散文、诗歌，有《庄世平传》、《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守护生命》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也有《中西比较文艺学》、

001

《想象中的时间》、《心灵的见证》、《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说法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这些作品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洞悉社会万象的本质，或以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树立思想道德的楷模，或以民族的优良传统指引价值的取向和行为的准则，积极传递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拓展了岭南文化的内涵。

这也是岭南文学队伍的一次检阅。入选丛书的作家，既有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享誉国内文坛的名家大家，也有在改革开放31年间取得不凡成绩的优秀作家。他们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主动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的深刻变化，大力推进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实现题材体裁、风格手法的极大丰富，展现出了务实、开放、兼容、进取的作家风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抗击“非典”疫魔期间，33名作家奔赴医务第一线采写作品，充分表现出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情深。多年来文学创作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激发了岭南文学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创作主体的构成形成了层次多、覆盖面广的局面，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文学作品源源涌现。

60年，激扬文字，春华秋实。《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的推出，恰逢其时。在作品征集、推荐筛选、审阅整理等环节程序上，省作协尽力做到科学周密、严谨细致，尽可能把读者公认、反响良好、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推选出来。丛书的编辑出版，获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重视，得到全省广大作家以及部分已故作家的亲属之大力支持。广东人民出版社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宣传岭南文学，如期顺利出版丛书，可喜可贺！正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31部代表性作品，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岭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取得的可喜成就。

60年，弹指一挥，岁月如歌。继往开来，壮丽的事业呼唤优秀的作品，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的作家。改革的时代，变革的社会，发达的科技，火热的生活，仍将为文学创作提供广阔舞台和丰厚土壤。东方风来满眼春，期望我们的作家继续当好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阔步迈向欣欣向荣的文学前程。

2009年8月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录

一 小说

大老郑的女人 / 003

尖叫 / 019

姊妹 / 027

化妆 / 041

储小宝 / 055

家道 / 068

情感一种 / 089

在明孝陵乘凉 / 114

乡村、穷亲戚和爱情 / 122

十月五日之风雨大作 / 139

二 散文随笔

1988 年的背景音乐 / 151

成

长
1984

CHENGCHANGJINSHIJI

- 《读者文摘》的气味 / 155
- 通往文学之路 / 160
- 成长 1984 / 166
- 小城 / 172
- 人贩子 / 176
- 青春期轶事 / 178
- 一个妓女的暮年 / 181
- 妹妹与我 / 183
- 崔健时代与张楚时代 / 188
- 看得见风景的阳台 / 194
- 跟踪 / 196
- 午夜里的露天小吃 / 198
- 所谓感伤生活——以南京为例 / 200
- 波尔多开出的列车 / 205

第三河岸 / 209

算了吧 /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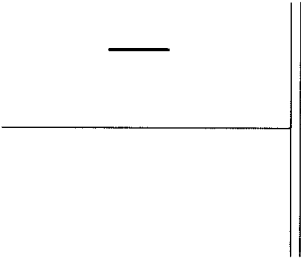
写作与生活 / 213

也说张爱玲 /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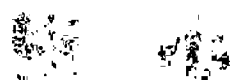
都市、小城、乡村

——小说的资源 / 217

关于中日当代文学的几点想法 / 219



小说



大老郑的女人

(小城系列之一)

—
算起来，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大老郑不过四十来岁吧，是我家的房客。当时，家里房子多，又是临街，我母亲便腾出几间房来，出租给那些来此地做生意的外地人。也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们这个小城渐渐热闹了起来，看起来，就好像是繁华了。

原来，我们这里是很安静的，街上不大看得见外地人。生意人家也少，即便有，那也是祖上的传统，习惯在家门口摆个小摊位，卖些糖果、干货、茶叶之类的东西。本城的大部分居民，无论是机关的、工厂的、学校的……都过着闲适、有规律的生活，上班，下班，或有周末领着一家人去逛逛公园，看场电影的。

城又小。一条河流，几座小桥。前街，后街，东关，西关……我们就在这里生活着，出生，长大，慢慢地衰老。

谁家没有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说起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东家长西家短的，谁家婆媳闹不和睦了，谁离婚了，谁改嫁了，谁作风不好了，谁家儿子犯了法了……这些事要是轮着自己头上，就扛着，要是轮着别人头上，就传一传，说一说，该叹的叹两声，该笑的笑一通，就完了，各自忙生活去了。

这是一座古城，不记得有多少年的历史了，项羽打刘邦那会儿，它就在着，现在它还在着；项羽打刘邦那会儿，人们是怎么生活的，现在也差不多这样生活着。

有一种时候，时间在这小城走得很慢。一年年地过去了，那些街道和小巷都还在着，可是一回首，人已经老了。——也许是，那些街道和小巷都老了，可是人却还活着：如果你不经意走过一户人家的门口，看见这家的门洞里坐着一个妇人，她在剥毛豆米，她把竹筐放在膝盖上，剥得飞快，满地绿色的毛豆壳子。一个静静的瞬间，她大约是剥累了，或者把手指甲挣疼了，她抬起头来，把手甩了甩，放在嘴唇边咬一咬，哈哈气……可不是，她这一哈气，从前的那个人就活了。所有的她都活在这个妇人的身体里，她的剥毛豆米的动作里，她抬一抬头，摔一摔手……从前的时光就回来了。

再比如说，你经过一条巷口，看见傍晚的老槐树底下，坐着几个老人，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什么。他们在讲古谈今。其中一个老人，也有八十了吧，讲着讲着，突然抬起头来，拿手朝后颈处挠了几下，说，日娘的，你个毛辣子。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小城还保留着淳朴的模样，这巷口、老人、俚语，傍晚的槐树花香……有一种古民风的感觉。

另一种时候，我们小城也是活泼的，时代的讯息像风一样地刮过来，以它自己的速度生长，减弱，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了。时代讯息最惊人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我们小城女子的身上。我们这里的女子多是时髦的。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在报纸上看到，广州妇女开始化妆了，涂口红，搽眼影，一些窗口单位如商场等还做了硬性规定，违者罚款。广州是什么地方，可是也就一年半载的功夫，化妆这件事就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了。

我们小城的女子，远的不说，就从穿列宁装开始，到黄军服，到连衣裙，到超短裙……这里横躺了多少个时代，我们哪一趟没赶上？

我们这里不发达，可是信息并不闭塞。有一阵子，我们这里的人开口闭口就谈“改革”、“下海”、“经济”，因为这些都是新鲜词汇。

后来，外地人就来了。

外地人不知怎么找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在这里做起了生意，有的发了财，有的破了产，最后都走了，新的外地人又来了。

最先来此地落脚的是一对温州姐妹。这对姐妹长得好，白皙秀美，说话的

声音也温婉曲折，听起来就像唱歌一样。她们的打扮也和本地人有所区别，谈不上哪有区别，比如说同样的衣服穿在她们身上，就略有不同。她们大约要洋气一些，现代一些；言行淡定，很像是见过世面的样子。总之，她们给我们小城带来了一缕时代的气息，这气息让我们想起诸如开放，沿海，广东这一类的名词。

也许是基于这种考虑，这对姐妹就为她们的发廊取名叫做“广州发廊”。广州发廊开在后街上，这是一条老街，也不知多少年了，这条街上就有了新华书店，老邮局，派出所，文化馆，医院，粮所……后来，就有了这家发廊。

这是我们小城的第一家发廊，起先，谁也没注意它，它只有一间门面，很小。而且，我们这里管发廊不叫发廊，我们叫理发店，或者剃头店。一般是男顾客占多，隔三差五地来理理发，修修面，或者叫人捏捏肩膀、捶捶背。我们小城女子也有来理发店的，差不多就是洗洗头发，剪了，左右看看就行了。那时，我们这里还没有烫发的，若是在街上看见一个自来卷的女子，她的波浪形的头发，那真是能艳羡死很多人的，多洋气啊，像个洋娃娃。

广州发廊给我们小城带来了一场革新。就像一面镜子，有人这样形容道，它是一个时代在我们小城的投影。仅仅从头发上来说，我们知道，生活原来可以这样，花样百出，争奇斗艳。是从这里，我们被告知关于头发的种种常识，根据脸形设计发型，干洗湿洗，修护保养，拉丝拉直，更不要说烫发了。

等我知道了广州发廊，已经是两三年以后的事了。有一天放学，我和一个女同学过来看了，一间不足十米见方的小屋子里，集中了我们城里最时髦漂亮的女子，她们取号排队，也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或者手里拿着一本发型书，互相交流着心得体会……我有些目眩，到底因为年纪小，胆怯，踅在门口看了一下就跑出来了。

我听人说，广州发廊之所以生财有道，是因为不单做女人的生意，就连男人的生意也要做的。做男人的生意，当然不是指做头发，而是别的。这“别的”，就有人不懂了，那懂的人就会诡秘一笑，解释给他听：这就是说，白天做女人的生意，夜里做男人的生意。听的人这才似懂非懂，恍然大悟，因为这类事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人的见识里也是没有的。因此都当做一件新奇事，私下里议论得很有劲道。

倘若有人怀疑道，不可能吧？派出所就在这条街上……话还没说完，就会被人“嘻”的一声打断道，派出所？怎见得派出所里就没她们的人？说着便一脸的坏笑。或者由另外的人接话道，你真是不灵通，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事在广东那边早盛行了。

大老郑是在后些年来到我们小城的，他是福建莆田人，来这里做竹器生意。当时，我们城里已经集聚了相当规模的外地人，就连本城人也有下海做生

意的，卖小五金的，卖电器的，开服装店的。

广州发廊不在了，可是更多的发廊冒出来，像温州发廊，深圳发廊……这些发廊也多是外地人开的，照样门庭若市。那温州两姐妹早走了，她们在这里呆了三四年，赚足了钱。关于她们的传言没人再愿意提起了，仿佛它已成了老黄历。总之，传言的真假且不去管它，但有一点却是真的，人们因为这件事被教育了，他们的眼界开阔了，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一切已见怪不怪。

大老郑租的是我家临街的一间房子。后来，他三个兄弟也跟过来了，他就在我家院子里又加租了两间房。院子里凭空多了一户人家，起先我们是不习惯的，后来就习惯了，甚至有点喜欢上他们了，因为这四兄弟为人正派乖巧，个性又各不一样，凑在一起实在是很热闹。关键是，他们身上没有生意人的习气，可什么是生意人的习气，我们又一下子说不明白了。

就说大老郑吧，他老实持重，长得也温柔敦厚，一看就是个做兄长的样子。平时话不多，可是做起事来，那真是既有礼节，却又不拘泥于礼节，这大概就是常人所说的分寸了。当年，我家院子里结了一株葡萄，长得很旺盛，一到夏天，成串的葡萄从架子上挂下来，我母亲便让大老郑兄弟摘着吃。或者她自己摘了，洗净了，放到盘子里，让我弟弟送过去。大老郑先推让一回，便收下了；可是隔一些日子，他就瓜果桃李地买回来，送到我家的桌子上。又会说话，又能体贴人，说的是：是去乡下办事，顺便从瓜田里买回来的，又新鲜，又便宜，不值几个钱的，吃着玩吧……一边说，一边笑，仿佛占了多少便宜似的。

他又是顶勤快的一个人。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就起床了，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扫院子，又为我家的花园浇浇水，除除草……就像待自己家里一样。我奶奶也常夸大老郑懂事，能干，心又细，眼头又活……哪个女人跟了他，怕要享一辈子福呢。

大老郑的女人在家乡，十六岁的时候就嫁到郑家了，跟他生了一双儿女。我们便常常问大老郑，他的女人，还有他的一双儿女。大凡这时候，大老郑总是要笑的，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总之，那样子就是好了。

我们说，大老郑，什么时候把你老婆孩子也接过来吧，一起住一段时间。

大老郑便说好，说好的时候照样还是笑着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信了大老郑的话，以为他会在不经意的某天，突然带一个女人和两个少年到院子里来。尤其是我和弟弟，整个暑假慢而且昏黄，就更加盼望着院子里能多出一两个玩伴，他们来自遥远的海边，身体被晒得黝黑发亮，身上能闻见海的气味。他们那儿有高山，还有平原，可以看见大片的竹林。

这些，都是大老郑告诉我们的。大老郑并不常提起他的家乡，我们要问起了，他就会说一两句，只是他言语朴实，他也很少说他的家乡有多好，多

美，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的眼前总浮现出一幅和我们小城迥然不同的海边小镇的图景，那儿有青石板小路，月光是蓝色的，女人们穿着蓝印花布衣衫，头上戴着斗笠，背上背着竹筐……和我们小城一样，那儿也有民风淳朴的一瞬间，总有那么一瞬间，人们善良地生活着，善良而且安宁。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象，也许这一切是缘于大老郑吧。一天天的日常相处，我们慢慢对他生出了感情，还有信任，还有很多不合实际的幻想。我们喜欢他。还有他的三个弟弟，也都个个讨人喜欢。就说他的大弟弟吧，我们俗称二老郑的，最是个活泼俏皮的人物，又爱说笑，又会唱歌。唱的是他们家乡的小调：

姑娘啊姑娘

你水桶腰 水桶腰

腔调又怪，词又贫，我们都忍不住要笑起来。有一次，大老郑以半开玩笑的口吻，托我母亲替他的这个弟弟在我们小城里结一门亲事，我母亲说，不回去了？大老郑笑道，他们可以不回去，我是要回去的，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呢。

大老郑出来已有一些年头了，他们莆田的男人，是有外出跑码头的传统的。钱挣多挣少不说，一年到头是难得回几次家的，我母亲便说，不想老婆孩子啊？大老郑挠挠腮说道，有时候想。我母亲说，怎么叫有时候想？大老郑笑道，我这话错了吗？不有时候想，难道是时时刻刻想？我母亲说，那还不赶快回去看看。大老郑说，不回去。我母亲说，这又是为什么？大老郑笑道，都习惯了。他又朝他的几个兄弟努努嘴，道，这一摊子事丢给他们，能行吗？

大老郑爱和我母亲叨唠些家常。这几个兄弟，只有他年纪略长，其余的三个，一个二十六岁，一个二十岁，最小的才十五岁。我母亲说，书也不念了？大老郑说，不念了。都不是念书的人。我母亲说，老三还可以，文弱书生的样子，又不爱说话，又不出门的。大老郑说，他也就闷在屋子里吹吹笛子罢了。

老三吹得一手好笛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他就把灯灭了，一个人坐在窗前，悠悠地吹笛子去了。难得有那样安静惬意的时刻，我们小城仿佛也不再喧闹了，变得寂静，沉默，离一切好像很远了。

有一阵子，我们仿佛真是生活在一个很远的年代里，尤其是夏天的晚上，我们早早地吃完了饭，我和弟弟把小矮凳搬到院子里，就摆出乘凉的架势了。我们三三两两地坐着，在幽暗的星空底下，一边拍打着蒲扇，一边听我父母讲讲他们从单位听来的趣闻，或者大老郑兄弟会说些他们远在天边的莆田的事情。

或有碰上好的连续剧，我们就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两家人一起看；要是谈兴甚浓的某个晚上，我们就连电视也不看的，就光顾着聊天了。

我们说一些闲杂的话，吃着不拘是谁家买来的西瓜，困了，就陆续回房睡了。有时候，我和弟弟舍不得回房，就赖在院子里。我们躺在小凉床上，为的就是享受这夏夜安闲的气氛，看天上的繁星，或者月光底下梧桐叶打在墙上的影子；听蛐蛐、知了在叫，然后在大人窃窃的细语中，在郑家兄弟悠扬的笛声和催眠曲一样的歌声中睡去了。

似乎在睡梦之中，还能隐隐听到，我父亲在和老郑聊些时政方面的事，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企分开，江苏的乡镇企业，浙江的个体经营……那还了得！——只听我父亲叹道，时代已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两家人，坐在那四方的天底下，关起院门来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小世界。不管谈的是什麼，这世界还是那样的单纯，洁净，古老……使我后来相信，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场遥远的梦里面，而这梦，竟是那样的美好。

二

有一天，老郑带了一个女人回来。

这女人并不美，她是刀削脸，却生得骨骼粗大。人又高又瘦，身材又板，从后面看上去倒像个男人。她穿着一身黑西服，白旅游鞋，这一打眼，就不是我们小城女子的打扮了。说是乡下人吧，也不像。因为我们这里的乡下女子，多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的打扮，她们不洋气，可是她们朴素自然，即便穿着碎花布袄，方口布鞋，那样子也是得体的，落落大方的。

我们也不认为，这是老郑的老婆，因为没有哪个男人是这样带老婆进家门的。老郑把她带进我家的院子里，并不作任何介绍，只朝我们笑笑，就进屋了。隔了一会儿，他又出来了，趑在门口站了会儿，仍旧朝我们笑笑。

我们也只好笑笑。

我母亲把老郑拉到一边说，该不会是你哥哥雇的保姆吧。老郑探头看了一眼，说，不像。保姆哪有这样的派头，拎两只皮箱来呢。

我母亲说，看样子要在这里落脚了，你哥哥给你们找了个新嫂子呢。老郑便吐了一下舌头，笑着跑了。

说话已到了傍晚，天色还未完全暗下来，从那半开着的门窗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女人，她坐在靠床的一张椅子上，略低着头，灯光底下只看见她那张平坦的脸，把眼睛低着，看自己的脚。她大约是坐得无聊了，偶尔就抬起头来朝院子里瞟上一眼，没想到和我们其中一个的眼睛碰个正着，她就又重新低下了头，手不知往哪放，先拉拉衣角，然后有点局促，就摆弄自己的手去了。

她的样子是有点像做新娘子的，害羞、拘谨、生疏。来到一个新环境里，似乎还不能适应。屋里的这个男人，看上去她也不很熟悉，也许见过几次面，留下一个模糊美好的印象，知道他是个老实人，会待她好，她就同意了，跟了他。